

七、通阳化湿法

湿为阴邪，易伤阳气，若湿热内结，阻碍气机，可致阳气郁闭而不得宣通。若欲温阳以宣通，则恐碍湿热，所谓“通阳最难”。尽管叶天士认为“通阳不在温而在利小便”，但因阳气不通，而单纯利小便，小便不能气化而出，徒利无功，所以利小便应在通阳的基础上进行，那么通阳也就不难。《条辨》运用通阳利水法，既注意到助膀胱气化，斡旋脾胃中阳之气，又注意到利三焦、宣肺气，使湿热之邪从小便而驱。如草果茵陈汤治湿滞痞满之证，既用茯苓、猪苓、泽泻以淡渗利小便，又用陈皮、大腹皮、厚朴苦温燥湿行气，草果温通助膀胱气化，佐以茵陈导热下行，是以达通阳化湿之效。它如中焦篇治霍乱兼转筋的五苓散加防己桂枝改仁方，亦颇具通阳化湿之效。不过，《条辨》通阳化湿法虽有其实，但所制之方则远不如刘河间桂苓甘露饮为周全。兹选《邹兰荪医案》一则，以供借鉴：

马安赵，湿热伤气，寒热交作，肢冷呕逆，便利，脉沉弱，舌黄滑、两边白，脘闷，宜宣明桂苓甘露饮，尤防昏厥之变。茯苓10克，泽泻10克，半夏5克，藿香6克，桂枝2克，猪苓5克，黄芩10克，神曲10克，苍术5克，滑石12克，大豆卷10克，煎二帖。

按：湿壅气分，阻遏清阳，故仿桂苓甘露饮意，借渗湿清热以通阳，是为正治。河间桂苓甘露饮原是分消宣化，通利小便之方，既可使三焦弥漫之湿得以从膀胱而去，又可使阴霾湿浊之气既消后而热邪自透，从而阳气得通。于此可见，通阳化湿仍不失为湿温治疗中一大法则。

八、温阳化湿法

湿邪为患，既可从热化以伤阴，也可从寒化以伤阳。尤其湿邪偏胜，或湿温后期，因“湿胜则阳微”，或“湿热一去，阳亦衰微”，从而表现出面色苍白、肢

冷便溏、舌白脉微等阳衰之症，治疗要顾护阳气。《条辨》中、下焦篇寒湿门，基本上阐明了温阳化湿法的具体应用。其运用的规律是：中焦寒湿，注意温脾阳以化湿，方如四逆汤、四苓汤，并佐以理气化湿之厚朴、大腹皮、草果，即便是伤胃阳，也要以温运脾阳为急，只有脾阳转而后湿化，才能使胃阳复；下焦寒湿，着重温补肾阳以化湿，其补肾阳则以通补督脉为贵，云：“督脉总督诸阳，此阳一升，则诸阳听令”。（下焦篇43条吴瑭自注）方如安肾汤（下焦篇44条），药如附子、鹿茸、胡芦巴等，并佐以茯苓、泽泻以化湿。要指出的是，温阳化湿法在温病中的应用并不广泛，应用此法既有一定的阶段性，也必须中病即止，不可矫枉过正，反生它变。爰录《徐洄溪医案》一则，可以证鉴：

芦墟连耕石，暑热坏症，脉微欲绝，遗尿谵语，寻衣摸床，此阳越之症，将大汗出而脱。急以参附加童便饮之，少苏而未认人也。余以事往郡，戒其家曰：“如醒而能言，则来载我”。越三日来请。亟往，果生矣。医者谓前药已效，仍用前方，煎成未饮。余止曰：“阳已回，火复炽，阴欲竭矣。附子入咽即危”。……命以西瓜啖之。病者大喜，连日啖数枚，更饮以清暑养胃而愈。

* * * *

前已述及，《温病条辨》中的化湿法，有宣气化湿、辛开苦降、淡渗利湿、芳香化湿、清热化湿、苦燥化湿、通阳化湿、温阳化湿之分。凡遇湿热夹湿或湿温等病，皆可以法统方，因证选用。吴鞠通是三焦辨证的创始人，而三焦辨证更切合于湿温病的辨治。因此，运用化湿法，既要从事总的方面分清上、中、下三焦的不同部位，密切注意气化与湿的关系，也要从分的方面辨清湿热的孰轻孰重和寒化热化的不同，从而，应变于临床，才有利于提高疗效。

治疗乳头皲裂的单方

曹智勇

乳头皲裂，为哺乳期妇女所常见，其症状表现为乳头裂口、疼痛，或有少量流血和渗液，严重者影响哺乳和睡眠。本人用家传单方治疗此症，收到满意疗效，现具体介绍如下：

药物制备及用法：取白及（干品）适量，捣烂研细，过90~100目筛装瓶备用。

用时取白及粉和猪油（用微火化开）各适量调成

膏状，涂于患处，日3~4次。流血、渗液多者可干撒白及粉，待渗出减少后再涂膏。一般3~5天痊愈。

注意事项：治疗期间可适当减少哺乳次数。

病案举例：孙××，女，28岁。患乳头皲裂，流血、渗液、疼痛啼哭，经用土霉素、四环素等抗菌药膏外用，迁延一周未愈。后用白及膏外涂2天疼止，3天后病愈。